



《中国语学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演变视角的汉语研究

The Chinese Research through an Evolution Perspective

李宗江◎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语文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副总主编：汪国胜 朱 斌

演变视角的汉语研究

The Chinese Research through an Evolution Perspective

李宗江◎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演变视角的汉语研究 / 李宗江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
广东有限公司 , 2014.12

ISBN 978-7-5100-9104-9

I . ① 演… II . ① 李… III . ① 汉语—研究 IV . ①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005 号

演变视角的汉语研究

策划编辑 孔令钢

责任编辑 黄 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 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104-9/H · 088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自序

这本书中收录的主要是我近十年来撰写的文章，从内容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一类是关于话语标记或语用标记研究的。此外还有几篇涉及其他内容的文章也收录在其中。最早的一篇是讨论“及其”的文章，于1988年发表在《教学研究》（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的前身，当时还不是正式的刊物）上，现在很难找到。有些学者在讨论“及其”的词汇化时，曾经提及这篇文章，但这文章很少有人能够看到。现在就基本按照当时发表的原样收在这里，以飨读者。

这些文章就内容而言，涉及语法、词汇和修辞；就所讨论的问题的年代而言，有涉及古代的，有涉及近代的，也有涉及现代的；就文章运用的理论而言，有语法化的、有词汇化的、有话语标记的等等不一而足。有人曾经问过我，你到底是搞什么的，怎么到处伸手？我认为无论这些文章多么庞杂，都有一个主线，那就是都涉及语言演变的问题，纯描写的内容很少，这正是我近二十年研究的兴趣所在，所以本书的书名就叫作《演变视角的汉语研究》。我原本是学现代汉语的，为什么转到语言演变的研究上来？这既与语言学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也与我个人的兴趣有关。19世纪语言学取得最辉煌成就的领域是历史语言学，但进入20世纪后，语言学的主流转到共时研究方面来，所有的语言学流派都更加关心语言的现状，而对语言的历史和发展缺少兴趣。随着功能语言学的兴起，人们的兴趣又发生改变，语言的历史研究重新受到重视，语言接触的研究、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语法化和词汇化的研究等等都离不开语言演变的问题。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因而在语言的共时描写中，要对语言的现状进行解释，也离不开语言的历史。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如果单纯做纯共时的语法研究，当时觉得要找到一个可写的题目都挺难，应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语言事实进行形式、意义或功能的分类描写，总觉得难以深入，看不到语言的规律在哪里。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如果让我重新考大学报专业，我愿意报历史学或考古学专业，因为历史和考古有神秘感，让人有探索的冲动，过去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怎样生活呢？这类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可惜我没能如愿成为一个历

史学者或考古学者，幸好语言学也有历史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愿望和兴趣，事实上我也真正从语言演变的研究中体味到了研究的乐趣，尽管我的研究做得并不怎么好。

就中国大陆来说，当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化、词汇化和话语标记的研究，历史并不长，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探讨还是汉语相关事实的描述和解释，存在很多分歧。我之所以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就是因为它们都和语言的演变有关系。我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国外理论的介绍和争论上，而是希望更多关注汉语的相关事实，尽量用大家熟悉的方法来分析 and 表述，并找到其中的规律。在汉语研究中，怎样处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这是一个老话题，已经探讨了几十年，似乎是汉语研究者的一个宿命，总也躲不掉，不知国外的学者是否也会讨论同样的问题。近年来人们似乎怀着急切的心情，要对世界语言学做出理论的贡献，不断地做出要出理论的呼唤。可是情况并不十分理想。我们看到的研究，多是一本著作洋洋几十万言，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相关理论，从历史讲起，各个流派都讲到，可是一说到事实，就只是把外国著作中运用的例子或词语翻译过来；或者将汉语的事实，用国外相关理论来套，套来套去，结果反倒把简单的问题说得更复杂了，以至于让人们看不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重视理论了，如果是这样，那我更愿意离这样的理论远一点，宁愿让人说我肤浅说我不懂。

我写书没有请人作序的习惯，可是一本书不能打开封皮就看到正文，总得有个铺垫有个过渡，就像传统建筑一进门总要有个照壁一样，那这个“照壁”就由我自己来垒吧，因为毕竟里面的房子是我造的，我自己来垒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是为序！

李宗江

2014 年秋

目 录

“完成”类动词的语义差别及其演变方向	001
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	016
连词“哪怕”的来源和演变	
——附论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	026
连词“何况”和“岂况”是怎样形成的?	039
语用因素对词义演变的影响	
——从“亏”的词义演变说起	050
关于语法化的并存原则	058
也说频率与语法化的关系	063
语法化的逆过程:汉语量词的实义化	071
关于词汇化的概念及相关问题	
——从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成词性质说起	081
几个疑问小句的话语标记功能	
——兼及对话语标记功能描写的一点看法	091
“A的是”短语的特殊功能	100
“关键是”的篇章功能及其词汇化	110
试析表示身体状态改变的词语的特殊功能	118

也说话语标记“别说”的来源	
——再谈话语标记来源的研究	127
对话中的最简反馈句及其人际功能	137
近代汉语评价性语用标记及其向现代的演变	144
呼语的形式和话语功能	152
关于话语标记来源研究的两点看法	
——从“我说”类话语标记的来源说起	161
并列成分的层次标记	169
复合词的词位同一性与词典释义	174
关于主题句语体差异的考察	179
汉语被动句的语义特征及其认知解释	198
浅说“及其”结构	207

“完成”类动词的语义差别及其演变方向

以“完”、“尽”等为代表的一类词，我们称作“完成”类动词。对这类词，人们的认识略有不同。在谈到这类词的意义、用法和演变时，一般是放在一起说，浑然不分。^[1]而《汉语大词典》在释义时却进行了区别，如在“尽”条下列有“竭尽”的义项，在“了”下列有“完毕”的义项，在“完”下列有“完毕”和“净尽”两个义项。这说明该书的编者认为这三个词在意义上是有所区别的。《汉语大词典》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根据表义和用法的不同将“完成”类动词加以重新分类，对说明此类词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讨论“完成”类动词的再分类，以及不同类别对其演变的影响，也将涉及相关的其他问题。

一、动词的分类

根据完成类动词意义和用法的不同，可以将其分成以下三类：

- ①尽类：尽、穷、竭、罄、殫、净、光；
- ②已类：已、毕、竟、终、卒、结、罢、休；^[2]
- ③了类：了(liǎo)、既、讫、完。

(一) 尽类动词

尽类动词表示事物的从有到无，侧重于事物数量的变化结果。主要是用来表述具有[+数量]特征的名词。如：

- (1) 王禄尽矣。(《左传·庄公四年》)
- (2)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势篇》)
- (3) 幸而误活，财产穷罄。(《抱朴子·明本卷》)

[1] 谢惠全(1987)谈到“‘了’、‘毕’、‘终’、‘竟’、‘尽’等在‘終了’意义上是同义词”。李宗江(1998)认为汉语的总括副词一部分来自表示“完结”意义的动词，并将“咸”、“尽”、“毕”、“净”等归为这一类。唐振栋(2003)也认为中古的总括副词“了”和“毕”、“尽”一样，来自于同形的表示“了结”意义的动词。

[2] “尽”和“毕”两词在《汉语大词典》中列有类似于尽类和已类的两个义项，但考虑到最常用的情况，此处只取其一。

(4) 力屈财殫, 中原内虚于家。(《孙子·计篇》)

(5) 狐疑尽净, 正信调直。(隋僧璨《信心铭》)

(6) 那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个抱着, 吃的净光。(《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

由于这类动词有相同的语义特征, 所以经常互相构成并列形式, 表达相同的意义, 《汉语大词典》列为词条的有: 穷尽、竭尽、罄尽、穷竭、穷罄、罄殫、罄净、罄穷、罄竭、殫尽、殫穷、殫竭、殫罄、尽净、尽光。

(二) 已类动词

已类动词表示事件的自始至终, 侧重于事件时间上的变化结果。主要用来表述具有[+时间]特征的名词^[1], 以及[+持续]特征的动词(马庆株, 1981; 郭锐, 1993)。如:

(7) 收粟米、布帛、钱金, 出内富产, 皆为平直其贾, 与主券人书之。事已, 皆各以其贾倍偿之。(《墨子·号令》)

(8) 礼终乃宴。(《左传·昭公一年》)

(9) 雨毕而除道, 水涸而成梁。(《国语·周语中》)

(10) 太见怪, 岁竟, 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史记·高祖本纪》)

(11) 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12) 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醒世恒言》卷三三)

(13) 汉兵远, 臣观之已罢, 可袭。(《史记·吴王濞列传》)

由于这类动词有相同的语义特征, 所以经常互相构成并列形式, 表达相同的意义, 《汉语大词典》列为词条的有: 毕竟、终竟、毕罢、终既、竟已、终结。

尽类和已类的成员不能跨类构成并列形式。

(三) 了类动词

了类动词兼有尽类和已类两类词的语义特征, 下例(14)——(17)如尽类, (18)——(21)如已类:

(14) 若夫山林匱竭, 林麓散亡, 藪泽肆既, 民力凋尽, 田畴荒芜, 资用乏匱, 君子将险衰之不暇, 而何易乐之有焉?(《国语·周语下》)

(15) 鸟尽而弓弃, 兔讵而犬烹。(《抱朴子·外篇·良规传》)

(16) 猛兽所食, 骨肉了已。(《太平经》卷一一三)

(17) 鸡吃不完, 还剩下一半, 收拾在厨中。(《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九)

[1] 有些名词具有时间特征, 储泽祥(2000)称为“名词的时间适应性”, 这类词除了单独表示时间的名词, 如“寒假”、“春节”、“2000年”等外, 还有如“事”、“课”、“会”、“雨”、“战争”、“晚会”、“婚礼”等。

(18) 以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左传·宣公十二年》）

(19) 至于身死，命寿讫也。（《论衡·指瑞篇》）

(20) 适吾有密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21) 学问晚（完）了，辞先生出山。（《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

因为了类动词兼有尽类和已类两类动词的特征，所以它既可在内部，也可与尽类或了类的成员互相组合，构成并列形式，表达相应的意义，如：完了、了讫、讫了，了尽、穷了、讫尽，终了、毕了、罢了、了结、完结、已讫、完毕、讫已、讫毕、讫竟。

了类动词的存在说明尽类和已类这两类动词在语义上有交叉，这也是有时会将它们混为一谈的原因。其主要交叉点就是在对具有时间特征的名词的表述上，时间也是可以度量的，因而具有[+数量]特征的名词中也包括一部分时间名词，如可说“岁竟、岁终”，也可以说“岁尽、岁罄”。

了类动词所表示的两种意义，不一定在每个时代都是一致的。如“既”和“讫”，就它们主要使用的时代来说，见例主要是用于已类，尽类的用例相对少见。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了”作为动词主要是表示“尽”类的意义，已类用例只出现在“走得了、走不了”等格式中。^[1]也不能作后置完成体标记，因而在现代汉语中“V完”有歧义，如刘勋宁（1988）所说，既可以表示动作本身的完成，也可以表示动作对象的完成，而“V了”没有歧义，只能表示动作对象的完成。

不同类的动词制约着各自的演变方向。下面将对其分别予以讨论。

二、向语法标记的演变

（一）关于“标记”

本文不称虚词而统一称“标记”（marker），包括下文的范围标记、时态标记和结句标记等，不是标新立异，主要是为了便于做统一的说明。因为动词的某些变化还不能叫虚词，如“写完作业”中的“完”，甚至副词是否算虚词也还存在不同意见。这里的标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法标记，是指具有一定程度语法化的“完尽”类动词，具体来说，在意义和功能上发生了如下变化的都叫标记：

①不单独作谓语表述名词性成分，在结构上处于辅助地位；

②不与其必有论元发生直接成分关系，而是与另一个动词性成分发生紧密的句法联系；

③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动词原来的意义；

[1] 李宗江（1994）把“V得了”、“V不了”看成歧义格式，并论证该格式两个意义间的演变关系，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歧义格式是由“了”的多义造成的，因而把问题复杂化了。

④处在以上位置的数量超出作为典型动词的数量。

（二）向范围标记演变

本文的“范围标记”指一般所说的范围副词。范围副词在结构上修饰谓词性成分，但其语义指向却是名词性成分，如果不考虑语法形式的差异，范围副词类似于形态语言中动词的“人称”和“数”（动词在形式上与主语名词的人称和数一致）等范畴，何乐士（1994：102）说其“作用近似 noun conference”，也是这个意思。一般所说的范围副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总括副词，如“皆”、“都”；一类是限制副词，如“仅”、“只”。“完成”类动词中的尽类和了类基本都演变为范围标记，主要是作总括副词，也有个别作限制副词。

笼统地说，尽类动词的意义是表示“事物的了尽”，具体说包括“物之尽”，“时之尽”和“地之尽”。如：

物之尽：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国语·楚语上》）

时之尽：岁忽忽而道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楚辞·九辩》）

地之尽：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左传·僖公十五年》）

由它们演变出的范围标记也可以标记事物的范围、时间的范围和地点的范围，如：

物之范围：盗众尽死。（《左传·襄公十年》）

时之范围：阿你今时尽说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祖堂集》卷一六“南泉和尚”）

地之范围：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从演变结果看，有的动词演变为可以指以上三种范围的标记，也有的只有一种或两种。“尽”作范围标记人所共知。“竭”、“罄”、“殫”、“净”、“光”都可作范围标记。“竭”作范围标记，从《汉语大词典》的举例中可以看出，如：

（22）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管子·八观》）

（23）战胜攻取，利尽归于陶，国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战国策·秦策三》）

“罄”和“殫”在一般的书中（包括《汉语大词典》中）也都没有提到，下边多引几例：

（24）义均骨肉地，怀抱罄所宣。（杜甫《湘江宴饯裴二端公》）

（25）自此省发玄旨，遂罄舍衣资设斋。（唐良价述《药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

（26）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尔贮之。（《太平广记》卷一九〇“将帅二”）

（27）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老残游记》第九回）

(28) 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殫零落。（《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29) 殫睹众物之变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0) 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殫记。（《三国志裴注·魏书》）

(31) 其他妙语不可殫论。（《古尊宿语录》卷二二）

“光”作范围标记只能表示限制，如：

(32) 今日他爹不在家，家里无人，光丢着些丫头们，我不放心。（《金瓶梅词话》第一五回）

(33) 休说木料，光砖瓦连土，也值一二百两银子。（《金瓶梅词话》第三五回）

“净”作范围标记既可表总括，也可表限制。如：

(34) 地上净是土坷垃碎砖头。（王朔《橡皮人》）

(35) 古代净是有钱人。（王朔《一点正经也没有》）

(36) 这么件大事，咱们一点摸不着，净当苦差。（《红楼梦》第一一〇回）

了类的“讫”、“既”，因为有尽类的意义，也可作范围标记，如：

(37) 絜者，言阳气布早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后汉书·礼仪志上》）

(38) 及其大小愚，为恶性恶行者积多，讫不可胜名。（《太平经》卷四七）

(39)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40)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

“完”也有演变为范围标记的条件，但见例极少，从现代汉语看它也没有演变为范围标记的迹象。在历史上可以找到类似的用例。如：

(41) 你那小女儿，出疹子来。我来时都完痊愈了。（《老乞大谚解》）

“了”作范围标记在中古较常见，其主要分布特点是只与否定形式连用。先看以下的用例：

(42) 余亲所识者数人，了不奉神明。（《抱朴子·道意篇》）

(43) 有吴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经方不具，了不知其节度禁忌。（《抱朴子·仙药卷》）

(44) 从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岂能强生之乎？（《抱朴子·金丹卷》）

(45) 子猷问左右：“……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世说新语·伤逝》）

(42) 例的总括对象是主语，(43) 例的总括对象为宾语。(44) 和 (45) 例中相关的成分都是单数名词，唐振栋（2003）认为类似这两例中的“了”已无所总括，它的作用纯然在于加强否定语气，认为它已经虚化为单纯的语气副词了。这种分析值得商榷。唐文没有看到总括的范围也应包括时间和地点在内，这样主语和宾语即

便都是单数名词，副词仍然可能是表示总括，只不过不是一般的人和物，而是时间和地点，以下两个句子中的“都”恐怕不能说是总括副词：

(46) 会议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

(47) 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毕”，我们将其划在已类，可是它却能作范围标记。如果单纯从本文理论的严整性考虑，按《汉语大词典》的释义，可将其放入“了”类，这样既可以解释它演变出下文的完成体标记，又可以解释它演变出范围标记。我们坚持将其视为已类，是考虑到一般的辞书上都只讲它的完结义，而且从已有文献看它用作“尽”义很少见，其与“尽”类词的并列形式未见。何乐士（1994：124）也谈到“毕”作为动词，都是表“结束”、“完毕”、“终了”之意，但她认为范围副词“可能由动词引申而来”。我们觉得表示“结束、完毕”与总括副词意义间的联系不好说明，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已类动词没有演变为范围标记的。至于“毕”作范围标记我们认为是另有来源。“毕”原先还有一个常用义项，表示“完备”、“齐全”之义，如：

(48) 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荀子·礼论》)

(49) 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华也。(《韩非子·孤愤》)

李宗江（1998）指出，“完备”义动词也是范围副词的来源之一，并举有“全”、“备”、“具全”等词为例，但说“毕”的范围副词来自于“完结”义的“毕”，现在看来是不合适的，将其总括副词用法看作是来源于“完备”义动词应该更顺理成章。看以下的比较：

(50) 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天地》)

(51) 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管子·心术下篇》)

两句话中“毕”的语法地位不同，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比较明显，两句可以互相变换而意义不变，如“万事毕通”、“万物毕矣”。

尽类和了类动词之所以能够演变为范围标记，这是因为作为动词，它们对其所表述成分的语义特征的要求和范围标记对其语义指向的成分的语义特征的要求是一致的，即是可以度量的事物。

(三) 向时态标记的演变

本文所说的时态标记包括一般所说的时间副词、动态助词，以及表示体意义的补语。

动词的时和体这两个语法范畴，无论在汉语里还是在其他语言里，要想截然分开都是比较难的。所以本文不做区分，统称为时态标记，包括前加标记（副词）和

后加标记（助词和补语）。

1. 前加时态标记

做汉语的时间副词较多，据陆俭明先生统计仅现代汉语就达130个，意义所表示的具体时间（有的还包括体的意义）非常复杂。陆俭明（1985）先生曾将这130个时间副词分成2大类21小类，足见其复杂程度。所以本文不考虑所讨论的时态标记在整个时态系统中的地位，只是就事论事，只谈具体意义。由于受到“完成”类动词意义的制约，由这类动词演变而来的时间副词主要是表示“终然”、“已然”和“后然”三类意义。这三种时间副词都是由已类和了类动词演变而来。

1) 表“终然”。

“已”、“竟”、“终”、“卒”作时态标记可表示“终于”、“最终”的意思，如：

（52）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决万物之变。（《荀子·解蔽》）

（53）庞恭从邯郸反，竟不得见。（《韩非子·内储下·说二》）

（54）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史记·周本纪》）

（55）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墨子·亲士》）

（56）卒成帝业。（《史记·李斯列传》）

（57）奈何苍生望，卒为黄绶欺。（陈子昂《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

“讫”、“了”作为了类，除能作范围标记外，还可作时态标记，表示“终于”之义，如：

（58）书中比比道天上皇气且下，今讫不知其为上皇气云何哉。（《太平经》卷六六）

（59）或逢流灾而中死，或到老力尽而讫不得遭逢明师。（《太平经》卷九〇）

（60）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白居易诗《思旧》）

（61）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五灯会元》卷二）

（62）求来求去，了不可得。（《古尊宿语录》卷二八）

已类动词和了类动词所以能够演变出表示“终然”意义的时态标记，是因为这两类动词的“完毕”义和副词的“终然”义都强调事件的时间过程的终点。

2) 表“已然”。

“既”和“已”由动词演变为时态标记，可表示“已然”。从传世文献中看到的用例，“既”就主要用作时间副词，作动词的例子较少，说明其演变很早。“已”也是自先秦至今都是最常用的表示“已然”的时间副词。

（63）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诗经·卫风·氓》）

（64）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左传·文公七年》）

“已然”实际上是表示动作的完成，“既”和“已”作为动词的基本语义就是

表示事件或动作的完结，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很自然的。

3) 表“后然”。

“既”和“已”可表示“后然”^[1]，即指在某一事件之后，相当于“然后”，如：

(65)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左传·成公二年》)

(66) 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史记·项羽本纪》)

“毕”、“竟”和“讫”以及由已类动词和了类动词合成的重言形式“既毕”、“既竟”、“既讫”等都可表示“后然”的意义^[2]，《汉语大词典》没有提到，现举例如下：

(67) 夏，占岱讨庐陵贼，毕，还陆口。(《三国志·吴主传》)

(68) 庾(公)从温(公)言诣陶(公)，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衡？”毕，(庾)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世说新语·尤悔》)

(69) 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史记·淮阴侯列传》)

(70) 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世说新语·伤逝》)

(71) 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讫，引军还住鲁阳。(《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

(72) 天竺人佛图澄……腹傍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再。平旦，至流水侧，从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搜神后记》)

(73)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世说新语·容止》)

(74) 却后九日景午日午时，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搜神后记》)

(75) 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世说新语·捷悟》)

(76) 先是，窦贞固奏请修晋朝实录，既竟，亦望升擢。(《旧五代史·周书·列传十一》)

(77) 入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毆走去。(《搜神后记》)

已类动词和了类动词所以能演变出表示“后然”的时间副词，除了意义的要求外，

[1] “既”和“已”形成的“既而、已而”两个合成词应是表示什么意义？“既而”一般解释为“不久”，“已而”在《汉语大词典》中列了三个义项，“不久”、“之后”、“后来”，从已类词向表示“后然”的演变规律来看，统一解作“然后”比较准确。

[2] “既毕”、“既竟”、“既讫”的结构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并列结构，一是偏正结构，本文更倾向于是并列结构。

还需要具体语境的帮助。A 动作或事件完毕, 可以作为 B 动作或事件开始的时间参照, B 事件后于 A 事件的结束而发生正好就是“后然”的意义。已类和了类动词向“后然”时态标记的演变, 实际上经历了句际的重新分析, 以“已”作为代表, 其演变过程如下:

$VP_1 \text{ 已}, VP_2 \text{。} \rightarrow VP_1 \text{。 已 } VP_2 \text{。}$

从现代汉语中正在演变的“完了”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

(78) 主编在接一个电话, 完了就过来。(王朔《修改后发表》)

(79) 明天早晨还是坛根儿见。完了咱们从那直奔王牌楼。(邓友梅《烟壶》)

(80) 来, 你们先吃点土豆, 暖和暖和, 完了我蒸白面馍。(张贤亮《绿化树》)

(81) 我啊, 先把这整套操啊, 先教给您。您呢, 完了就是每天呢自己坚持练。

(《编辑部的故事·胖子的烦恼》)

从结构上说, “完了”本来应是与前一个分句有组合关系, (78) 的“完了”前省略了一个“接”, 但由于前一分句是作为后一个分句的时间参照, 这种语境意义最后指派给了“完了”, 于是它就逐渐与前一句的动词脱节, 如(80)有两个事件“吃土豆”和“暖和暖和”, 就不能将其还原至“完了”之前了。到了(81)中, “完了”与前一句的关系就更加疏远, 成了与前句的“先”前后照应的成分, 具有了时间标记和篇章连接功能。

2. 后加时态标记

汉语的后加时态标记是随着结果补语的产生而丰富起来的。与“完成”类动词的演变直接有关的后加时态标记主要是完成态标记。刘勋宁(1988)说: “北京话的‘V+完’是一个歧义格式。‘完’既可以指动作本身的完成, 也可以指动作对象的完成。”我们这里讲的了类动词作补语都有如上的歧义, 尽类动词作补语只能表示动作对象的完成, 已类动词作补语只能表示动作本身的完成。既然讲的是动词的时态标记, 当然指的只是动作的完成, 而不包括动作对象的完成。看以下的比较:

(82) 并逐猿猴尽, 山川境在无。(《祖堂集》卷一九“香严和尚”)

(83) 惠能领得其银, 分咐安排老母讫, 便辞母亲。(《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

例(82)和(83)画线的部分结构形式相同, 都是“ V_1OV_2 ”, 但语义结构不同。(82)的语义结构是: “逐猿猴+猿猴尽”, 而(83)的语义结构是: 安排老母+安排讫。前者讲的是动作对象的完成, 后者讲得是动作的完成。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 48)、梅祖麟(1999)都谈到自中古起, 汉语表示动作完成的句式是“动+宾+完成动词”, 其中的完成动词包括“已”、“讫”、“毕”、“竟”、“了”, 到了唐五代前后开始向“了”归并, “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实从完成动词向完成态标记演变的角度来看, 从中古到唐末这一段也还

是有一些变化的。同样是用于另一动词后，但完成动词前有没有副词可以说明其与述语结合的紧密程度，如：

(84) 言讫便出。(《北齐书》卷一三)

(85) 处断未讫。(《北齐书》卷四〇)

以上两例的区别是(84)在“讫”前没有其他成分，而(85)“讫”前有个副词。作为完成体标记，(84)更典型一些。另外我们还观察了完成动词用作完成体标记和在其他场合出现的比例，以此来看其功能的专门化程度。以《世说新语》和《祖堂集》作为对比文献，以“了”代表完成动词，其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 1

	V 了		V (X 了)		其他	
	《世说新语》	《祖堂集》	《世说新语》	《祖堂集》	《世说新语》	《祖堂集》
已	1	72	5	1	9	1
讫	4	13	0	0	0	2
竟	10	9	1	1	4	0
毕	15	10	3	3	5	2
了	0	124	0	7	3	27
卒	0	0	0	0	0	0
终	0	1	0	0	1	2
结	0	0	0	0	0	0
罢	0	0	0	0	1	9
既	0	0	0	0	0	1
完	0	0	0	0	0	0

从表上看，从南北朝到唐末这一段发生较大变化的是“已”、“讫”和“了”，共同的变化是“V 了”的比例增大，而“V (X 了)”（括号标志结构层次）和用于其他位置的比例降低。这说明到了唐末，这三个词作为完成体标记更加成熟，语法化程度增强。“竟”和“毕”基本没有变化，其他完成动词还不能作完成体标记。

近代以来，由“完成”类动词演变而来的完成体标记的发展主要有两个：一种是“了”的进一步虚化，由完成体标记变成了实现体标记（刘勋宁，1988）；另一种变化是完成体标记发生整体交替，由唐末的“已”、“讫”、“竟”、“毕”、“了”变为元明时代的“罢”和“完”。

“罢”在敦煌变文中就有用作完成态标记的用例，如：

(86) 自去开讲即坐，讲罢方始归去。(《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